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二函  
六冊

奸佞

周赧王

秦太子

卽孝文王

妃曰華陽

太子宮

夫人無子夏姬生子與人

卽莊襄王

楚質

至

於趙秦數

朔

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

宅

○今河南開封府

禹州

大賈

古

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

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

甚見幸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

適

嫡

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

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

平

結賓客復

去

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去

自奉

捧

而西見夫人姊

而以獻於夫人因譽

平

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

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  
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  
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  
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  
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閒閑言之太子與夫人

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附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

與居知其有娠震○懷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

年而生子政卽秦始皇始皇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

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

楚人也當自子之更耕名曰楚

西山真氏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  
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  
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  
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包藏深  
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  
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耶  
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  
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  
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故先儒以爲始皇旣立柏翳  
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  
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  
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雜席間故曰不韋  
非獨大賈○趣音促  
蓋大盜也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

中去聲

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

十四  
關高前數

朔

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

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

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

樂前數

上聲

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

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

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

二世兄子

爲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

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漢武帝

公孫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詩於

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聞黯先發之宏推其後天子常悅其

言皆聽宏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乞宏多詐不忠宏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初河南人卜式數

朔

輸財縣官

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

以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

擊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

孫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

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漢昭帝

潛安陳氏曰政燬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募寵而爲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爲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主

鄂邑長公主卽蓋長公主

以

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桑宏

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宏羊皆與且通謀

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

大肄也

異○

郎羽林

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

道上稱蹕擅調

去聲

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

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宏羊當與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室中有周

公負成王之畫圖

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

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賈

朕知是

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

往

廣明

長安

東門都郎

都肄郎也

屬耳

屬近也言是近日事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

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窮竟也

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視

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驩書往來外連郡國

豪傑以千數旦以語

去聲

相平

燕王旦之相名平

平曰左將軍

桀

素輕易



車騎

安爲車騎將軍

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背也

大王也且

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

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昌上聲

敞素謹畏事乃移病

移交稱病

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宏羊外人等并宗族

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

漢宣帝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

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

從會許后當娠

震○懷孕也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

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竒貴之今皇后當免

同

身若披

毒藥去

上聲

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齋

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

哈

太醫大丸以飲

去聲

皇

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

滿

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

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

獄吏奏上

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

納

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

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

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

霍氏何眾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

文謀反書氏終  
綱目一而已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

朔相對啼泣自

怨謀令太后

昭帝

爲博平君

宣帝外祖母王媪

置酒召丞相

魏

平恩侯

許廣漢

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

腰

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

嚴延年陰鷲

至鷲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鷲

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

平聲

府上流血數里河南

今河南河南府

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

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

名義失其姓

出行

上聲蝗巡行

捕蝗也

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

去聲

傷乃上書言延年

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論囚曰報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漢元帝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朔言治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

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宏恭僕射夜石顯恭顯俱宦

官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

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

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

去聲

傷人與高爲表裏望之等患苦

許史

俱外感

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曲禮刑人不在君側

議久不定出更生爲

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卽位不省

醒

召致廷尉爲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事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

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

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  
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  
捕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  
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  
高節不屈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  
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  
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  
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十四  
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  
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  
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  
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

平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斷斷

銀○爭  
辯也

不可光祿勳

周  
堪何

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  
不可也臣見眾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  
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  
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

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

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僕揚難驗之罪毀譽

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闕而不治

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太守猛槐里

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令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漢成帝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指王鳳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



王之元舅申國名以其忠於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為

王室使為侯伯故稱申伯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反竊恐陛下聽

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通武帝時

晬聞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

察愚言解偏駁之愛駁雜也謂後宮受幸固不可徧亦不可駁也平天覆之施使列

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謂己會字乳者不必

避忌也蓋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會字乳故谷永言及為鳳洗過也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

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做此意上皆

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祿大夫

永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

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爲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惕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甯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甯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爲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甯幾何人哉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爲大哀也哉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太后弟子何舅之子也太后兄弟盡舅矣此則曷爲不以

舅子書善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子莽幼孤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

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

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

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爲莽言由

是封爲新都

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

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

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

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

肉○惡亦慙也

嘗私買侍婢昆弟怪

之葬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葬聞此兒種宜子爲去買之卽

日以婢奉博

朱子元名博

其匿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土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

之膽

上以葬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葬自代遂以葬爲大司

馬時年二十八葬既拔出同列繼四父

感音商根

而輔政欲令

平聲名

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

魏史賞賜邑錢悉以

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漢哀帝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

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先入閤洽既

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用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

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以甄真邯寒爲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

國葬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

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  
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  
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啟首涕泣固推讓  
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漢平帝

莽風

諷

益州

今雲南  
雲南府

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

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

戶疇爵邑

家世相  
傳爲疇

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

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

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

漢縣

故城在湖廣  
長沙府西

侯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

乃以莽爲太傅幹

音四輔

太師太保  
少保

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

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

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

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

醒

小事令太后詔曰

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與人主

侔矣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

凡

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

與衛竇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

元呂寬議章以爲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

推原  
其類

說

稅平聲

令歸政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葬第門吏發覺之葬

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

腰

斬初章

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葬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

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

云做時爲大司徒掾

硯○官屬

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葬因是獄窮治黨與連

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葬紅陽侯

立葬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

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葬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

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

臘者歲終之大祭漢以冬至後第三戌  
曰爲臘臘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上椒酒置毒酒中帝

有疾葬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敕諸  
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

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初泉陵  
今湖廣永州府

零陵縣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

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  
王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謝囂奏浚井

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葬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

不可施行太保舜  
王舜謂太后葬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

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元孫二



十三人差

秦○度鐸○量也

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

姜上襍兒聲衣

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

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阼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節詔曰可

漢孺子  
嬰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梓潼

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

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

作銅匱爲兩箇

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禪於

也莽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

夜

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

坐未央宮前殿卽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

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投莽使王舜諭指

太后怒罵之曰而

汝也

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

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

汝也

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

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

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

言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

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

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奔從之

漢桓帝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縝衍司空孫朗皆以

罪免爲庶人○

於是圖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爲梁氏之黨明矣三公皆

黨梁氏漢之不危幸哉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冀專擅威柄凶忒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眾

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

梁冀妻

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己女遣客殺宣登屋

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

善

超左棺

管

與梁氏有

隙徐璜貝瑗

願

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

出血爲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揮請

帝御前殿使尙書令尹勳持節勒承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闕

給

歛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駒虎賁奔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

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

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爲去空百姓稱慶收冀

財貨縣官斥棄也不賣謂不用而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

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漢靈帝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

遷太后於南宮○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國家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

則書奏誅其予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否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爲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爲之理

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

蓋亦謹其微哉

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

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

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饒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

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朔出

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

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

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

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

曹節公乘

複欣

王甫鄭颯

立

等與趙夫人請尙書並亂天下

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天下并令左右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

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榜願急防之

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

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

山冰代之收長樂

皇太后宮名

尙書鄭颯送北寺獄

屬黃門署

蕃曰此曹

也

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尹勲雜考辭連曹節王甫

勲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

納

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

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與

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

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

恭

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

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

挾以自刃使作詔版

本簡爲之  
其長尺一

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

獄收勲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

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

五營也

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

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尙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

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

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

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

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

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祝胡騰殞歛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已子與令史張做昌上聲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

桓帝陵墓

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

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南湖丁氏曰天子之子又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稱子與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爲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但改舍人爲丞尉然則他姓之嗣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宏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遂弑太后何氏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

憤毒董侯

陳留主董卓太后養之號董侯

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

帝辨養於史氏號史

侯

否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紹勃然徑出逃奔冀州卓遂脇太后策廢少帝為宏農王立

陳留王協為帝遷太后於永安宮酖殺之

漢獻帝

李傕郭汜等還至陝

今河南河南南有陝州

遣使詣長安求救不得傕等乃

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呂布軍有叟兵

即蜀兵也漢代

謂蜀曰叟

內反引傕眾入城呂布與戰不勝傕汜屯南宮掖門王允

扶帝上宣平門

長安東都門

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

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催等收司隸黃琬

并允殺之呂布自武關

在陝西西安府商州

奔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

袁術待之甚

厚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

今河南懷慶府催

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曹操在許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謀迎天子眾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

功恣睢

誨猶放縱也

未可卒

狽

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

侯景

影

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

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

猶言回轍軫車後橫木

東京榛

木叢荒穢生艱蕪也

誠因此時奉主以上從人望大順也秉至

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結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謀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器望獲安今復徙

駕不厭

聲 煙入

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

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爲大將軍封武平

故城

在河南開封府陳州

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

已操下令曰孤始於譙

沛國譙縣今江南鳳陽府亳州

○東五十里築精舍欲

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

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

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

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

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

鐸

言有不

遜之志每用耿耿

小明也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

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

危是以不得募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

堪之今上還陽夏

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

柘

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

苦

怙○故城在鳳陽府

毫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初董承女爲貴

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姪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

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

隙

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

尙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

怪

戶

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

避

髮徒跣

先上聲○徒跣赤足

行泣過

諛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

天下甯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

漢後帝

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

其族○

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司馬氏之威始此矣然則爽無罪歟爽等不書官所以罪之也

曹爽驕

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

坤入室 掘地爲室也

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

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

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

魏明帝曹叡之墓在

河南河南府孟津縣

爽與弟羲訓彥皆從司馬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

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



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驚馬戀棧

殘上聲  
馬阜

○豆必不能用也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兄弟不從自甲夜

初更也

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

曹真字

爽之父 佳人

猶言佳士

生汝兄弟狇

同豚

獷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

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

人與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謚畢軌

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並桓範張當俱夷三族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

今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

迎高貴鄉

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

公髦

毛○明帝弟東海定王霖之子

立之

八月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以黃金爲飾故曰黃鉞

○

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  
問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鉞始此

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尙書王經死之

晉髦之  
頌本以

輕舉無謀而見及况唱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  
昭畧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况昭  
人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  
可以文欺哉若多以誅昭則君弑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王經  
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  
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升其忿

召侍中王沉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於是入白太

后沉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

連上  
聲率

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

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

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

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

司馬孚

奔往枕

去聲

其股而哭甚哀曰殺

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尙書僕射

夜

陳泰不

至昭使其舅尙書荀顛

以○或之子

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

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

陳泰字

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久之曰更思

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

令罪狀髦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

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

言以此而與其主並死

何 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沉以功封安平

今直隸正定府安平縣

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

不道夷三族

晉武帝

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

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

密

爲世孫曹軫諡曰禮無異姓爲

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

去聲

意帝許之及太常議諡博士秦秀

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郤

情○姓國

嬖

養外孫莒

羸姓

公子爲

後

莒女嫁爲郤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郤子爰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

春秋書莒人滅郤

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郤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

原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更曰武

晉懷帝

冬十一月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

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

今湖廣荊州府

都督族弟敦

爲青州

今山東青州府

刺史語

去聲

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

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

坤入聲矣

窟穴也國策馮媛謂孟嘗

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

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

致堂胡氏曰王衍爲三公所歷變亂多矣不聞匡正之策

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旣不得免尙且飾高情爲遠論

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

知牆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晉元帝

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後趙四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

吸

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尙書僕射

夜

周顛

以

甘卓還

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

誅王氏帝不許王導

敦從弟

卽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

呼之曰伯仁

周顛字

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

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

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

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啟

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

先上聲○徒足履地

而執其手曰茂宏

王導字

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

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

石頭守將周札開門納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

矣帝命協隗淵導顛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協隗敗還帝流涕執

其手勸令避禍招人馬使自爲計協爲人所殺隗奔後趙石帝

命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

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

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

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參軍呂猗素以好諂爲淵所惡說敦曰

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

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導不答敦遂收顛并淵殺之帝使

敦弟彬勞去聲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

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

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上聲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

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晉明帝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

今江南太平府

屯于

湖于湖今太平府當塗縣

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

敦弟諫

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

懷帝永嘉六年

敦殺兄

王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晉成帝

二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復遣使諭蘇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晉穆帝

初桓溫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慮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

今湖廣武昌府

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

部尙書王彪之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

平

相王

會稽王昱

手書爲陳成敗彼必

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

司馬高崧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  
略大算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  
外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

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温卽上疏惶恐致謝

回軍還鎮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

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之信安

今浙江衢州府西安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浩少與温齊名而心競不相下

温嘗輕之浩旣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

教入聲  
驚惟

怪事字久之温謂掾硯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

尙書僕

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尙書令以書告

射侯

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  
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晉簡文  
帝

冬十一月大司馬温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卽位  
温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  
百世亦當遺去聲臭萬年

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王道子諷入座

六部尙書  
左右僕射

啟道子

宜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  
名劍履上殿是也

護軍車

昌遮  
反

印曰此乃成王所以

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

嘉印有守

晉孝太  
帝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

賈

後宮時年近

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祝少者已而醉寢

清暑殿

孝武帝建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爽塏奇麗夏月常有清風○塏音愷

貴人使婢

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

掩○睡中魘也

暴崩太子卽位

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晉安帝

三月劉牢之叛附於桓元司馬元顯軍潰會元入建康自以太

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元入京

師

卽建康今江甯府

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尙書事

楊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斬元顯尙之等以劉牢之爲會稽

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

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

反王兗州

王恭

近日反司馬卽君

司馬元顯

今復反桓公

桓元

一人三反

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

縊意而死

春桓元自爲大將軍

秋九月元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元表請歸藩使帝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

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臨平湖

開江州

今江西南昌府

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

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

複姓

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

爲著作卽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

密

禪位於楚出居

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於九井山

在太平府城南山有九井

北卽

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

故城在江西贛州府

王遷於尋陽

今江西九江府元

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

冬太尉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太尉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十二月太尉裕自加

相國揚州

治建業今江甯府

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卽位

宋文帝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苻爲營陽

今湖廣永州府

王遷

于吳

今江南蘇州府

六月弑之迎宜都

今湖廣荊州府宜都縣

王義隆于江陵

卽

州

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荆湘

今湖廣長沙府

等州軍事

宋廢帝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

湘東王彧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祜俱幽於殿內

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

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

在江甯府東北

竹林堂使

宮人保

華上聲赤袒也

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

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

蓋謂不至麥熟時死也

於是巫覡

亦能齊

肅事神明者女曰巫男曰覡

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悉屏

丙

侍衛與

群巫綵女射

石

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太皇太

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篡承皇極彧卽位大赦

宋順帝準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

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

爲司空錄尙書事宋主昱自京口旣平

去年秋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京口今江  
南鎮江府

驕恣尤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

畫腹爲的引滿將射

石

之道成歛板

手板  
笏也

曰老臣無罪乃更

耕

以髀

泊

箭

骨鏃箭不  
能傷人

射中

去  
聲

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

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

殷伊尹放太甲  
漢霍光廢昌邑

王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郡校尉

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

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

質實云  
未詳處

所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

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

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



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又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

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上昱罪惡追廢為蒼梧

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

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

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城名在江甯府治西粲性冲靜每有朝命

嘗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

即日受命

齊高帝 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啟譬令出

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

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

底○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率名邸

司空褚淵奉璽綬詣

齊宮勸進齊王卽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

今江南鳳陽府潁州

王築宮丹

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爲司徒

齊明帝

秋七月齊蕭鸞弑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是時蕭詵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西昌侯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

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譙譙惶遽從之鸞使譙先入自

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爲手救呼蕭譙俄而譙引兵入閣

給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亦作屏○今人謂小巷及過道屋爲

弄弑之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今廣西潯州府王迎立新安今江南

州府王昭文吏部尙書謝滄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

事大匠虞悺竊歎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又曰急裝也廢天子天

下豈有此理邪新安王卽位年十五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尙

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今江南甯國府郡公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

梁武帝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衍奉和帝爲

魏孝莊  
帝

巴陵王宮  
於姑孰

遷太后

宜德太后

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

論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

名

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

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乃起兵發

晉陽

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太后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眾拒之別將鄭

先護鄭季明守河橋

造舟爲梁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

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

河會榮於河陽

即孟津縣

濟河卽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

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

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后

及幼主至河陰

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

沉之河榮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

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朝臣貪虐不能

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  
元略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  
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沈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榮猶執遷  
都議都官尙書元謏爭諍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謏曰  
天下事當與天下諭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謏乎謏國之宗  
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謏罪  
謏顏色自若乃捨之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  
成行杭乃歎曰元尙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

荑州今山西汾州府

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

曄業

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弑之

魏節閔帝

魏節閔

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

春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

恭普泰元王朗中興元年

是為節閔帝

爾朱世隆兄弟密議以魏主曄疏遠

無人望欲立近親廣陵

今江南揚州府

王恭羽

高祖弟

之子也好學有志

度以元父擅權陽得瘖

因○癡也

疾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

陵高祖

孝文帝

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

則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產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

世隆等大喜乃廢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

孝莊帝

枉殺

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

敬宗年號

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也

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

以為明主

魏孝武帝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脩

孝文帝孫是為孝武帝

自為

大丞相

魏大丞相歡舉兵反

秋七月魏主脩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

河王亶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

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毒弑其君脩

東魏孝靜帝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

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

貫

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

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

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

今河南省等地

景素輕高澄嘗曰高

王

高歡

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

謂高澄鮮卑東胡種名

共

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

梁武帝

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景又遣

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

僕射夜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

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

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

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

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

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



表天默誘其心

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

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

謂黃河之南之北之諸郡諸

軍事遣司州

治河南汝甯府信陽州

刺史羊鴉仁督桓和湛海珍等將兵

三萬趣

趨

懸瓠

卽汝甯府

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宏正善占候前此謂

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太子猶未知

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俄而景至正德帥眾迎之景軍乘勝至

闕下列兵繞臺城

在江甯府治東北卽晉建康宮城

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

景爲丞相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

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恆尚書省爲薪撤薦

劉以飼馬軍士或煮鐵

愷甲也

○熏鼠捕雀而食之侯景眾亦饑東

城

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

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

短

其路景甚患之王偉

請僞求和以緩其勢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報許之梁

主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爲大丞相豫州

治鳳陽府壽州

牧遣僕射

王克與王偉等盟旣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

是蔬茹皆絕乃食鷄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枚

三月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城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

衛稽

啟

顥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

中曰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常  
跨鞍對陳矢又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  
偕同儻音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矯詔大赦自

詹入聲

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

今浙江

紹興府柳仲

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景更以正德爲大司  
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拙其泣矣何嗟及矣

北齊文  
宣帝

五月齊王洋稱皇帝

是爲北齊顯  
祖文宣帝

廢東魏主爲中山王東魏徐

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主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

妃太妃曰汝父

歡

如龍汝兄

澄

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

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才曰正爲不

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

元魏故事凡欲立皇后皇子必先以

金鑄其像而占之以鑄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乃發晉陽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

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歛容曰推挹

讓也

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

坐步就東廊詠范曄

葉○宋文帝時人作後漢書

漢獻帝贊

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

四百丞作虞賓

遂遷於北城

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

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

於齊齊王洋卽皇帝位於南郊封東魏主爲中山

今直隸正定府定州王

追尊獻武王

歡

文襄王

澄

皆爲皇帝

秋九月侯景自稱漢王景又自加宇宙

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宙

大將軍

都督六合

亦天地四方也

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梁元帝

梁簡文帝

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十國史分頁

卷三十一

後

陳高祖  
武帝

陳文帝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爲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爲江陰王

陳主不豫以太子伯宗柔弱謂安成王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

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僕射到仲舉尙書孔奐等曰今三方鼎

峙池上聲立也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

皇太子聖德日躋升也安成王足爲周且周公旦若有廢立之心臣

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司馬溫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  
祖之言爲不誠則當面辯廷爭以絕覬覦以爲誠邪則當  
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  
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奈何於若之存則逆探  
共情而求台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  
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托六尺  
之孤豈  
不恃哉

周靜帝 夏五月周主賀弒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隋公堅位望隆重大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天元不豫堅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歿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爲皇太后以楊堅爲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復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隋王堅稱皇帝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卽皇帝位

隋高祖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

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遂昌尹氏曰弒逆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况太子有  
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爲萬世之罪人哉  
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  
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陳氏傳所述與  
通鑑畧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綱目乃大書楊廣弒父  
與君之事揭而名之豈亦別有據邪始嘗疑之不得其的  
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曰衡臨死大言曰我爲  
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命殺之嗚呼楊廣  
弒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矣當廣令張衡入殿侍疾之時  
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是衡之爲逆蓋無一人在  
旁得知之者迨其臨刑之際始大言而發其謀此則天使  
賊黨正楊廣大逆之誅耳綱目正名定罪而筆書之固非  
若許世子止之不嘗藥而受此惡名者也嗚呼楊廣弒逆  
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明傳按左氏  
矣○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  
藥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  
慎也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

隋恭帝  
侑

忽君父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謹也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隋字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唐太宗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

州名今江甯甯國府饒州名今江甯甯國府銀

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

民○錢實也

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

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

擲也

璧於山投珠

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視我邪是日黜萬

紀使還家

唐高宗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

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殺綱目有以斷斯



獄

初房遺愛

元齡子

尙大宗女高陽

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

公主公主驕恣

甚與浮屠

僧也

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

職掌後宮貴人

采女事

陳元運伺宮省祿祥

吉凶之先見也

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

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

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

菊○推窮罪也

之更獲遺

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

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

如字

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

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

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

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

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元齡配饗○上欲立武昭儀爲皇后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華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溥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民○錢貫

也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

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

孰甚焉上遽令別去

唐中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菊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

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饑

淡○猶言一齋謂一口之食也

上表告之明日太

后對仗謂德曰闕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核

核○摸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

稜三月雨

去聲雪○記異也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

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

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

去聲

之罷朝時又

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廳言

孟明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廳

曰凡

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

謂三公也

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

之愀

惻然

然

悚動之貌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

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

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

搗

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

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

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

積怒嘗欲中

去聲

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楊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平聲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上女安樂

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

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

者没入掖庭

宮中獄名

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卽位使

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上使后與三思雙陸

博具也

而自爲

去聲

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

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

朔

勸上誅諸武不聽上遂以三思爲

司空同三品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

今廣東瓊州府

彦

範瀧

雙州

今廣東肇慶府德慶州

柬之新州

今肇慶府新興縣

恕已竇州

今廣東高州府

信宜縣

元暉白州

今廣西梧州府博白縣

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暉爲武三思所殺○武三思

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

同榜

於天津橋

在河南府城西南

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

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

菊

不可遽就誅夷乃

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

曩

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元暉

於古州雀湜

殖

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

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  
嶺外比至東之元暉已死執彥範暉恕已皆殺之利用還擢拜  
御史中丞

唐元宗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

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

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

草部藥名研爲粉而服之味辛溫  
主殺鬼精物蟲毒惡氣消癰腫久

服益氣力  
長陰肥體

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言於上曰事迫矣不

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

去聲

上佩刀荊州

今湖廣  
荊州府

長

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曰陛下往在東宮猶



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

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曰用曰天子

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

先定北軍

京城之兵謂之北軍  
衛宮之兵謂之南軍

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

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

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

斬之懷貞自縊

意

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

皇帝前奉誥

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  
帝先前曾承此誥命

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

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

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

主流嶺南

今嶺東道

尋以湜與

預

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

謀廢立陸象先

景雲二年以陸象先同平章事

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

己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

上聲

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

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

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

去聲

申理所全甚多然

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

砌勒

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

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

跋○旱神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

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

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

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  
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  
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宋璟蘇頌  
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王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  
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  
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  
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爲變貶毛仲福  
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  
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卽決勢傾內外

李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

孝經

將順其美注將行也君

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

飛龍廐曰以八馬列宮

食飼

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

門外號南衙立仗馬

闕杜璉

津

嘗上書言事黜爲下邳

規○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

令自是諫爭

路絕矣牛備客旣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

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陷

淡○餌之也

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

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

黠

閉入聲

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

祿山本營州  
雜胡故稱

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

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

之拜祿山曰太子

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  
愚臯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  
以爲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  
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  
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  
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  
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怨戍北邊天下之勢

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祿

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曰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

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襪姜上聲

襪負兒裏之使宮人以綵輿昇預○對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

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

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祿山既兼領三鎮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

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

嚴莊掌書記高尙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以尙莊通儒

十四卷分類事要卷三  
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

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奈元皓田承

嗣田乾貞阿史那突厥三字姓承慶爲爪牙

唐肅宗

安慶緒殺祿山○

不書弑賊之也故太子臨書謀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

子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

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聲

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

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汝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

自保旣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

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豬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

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

中斫

斫○刀  
斬也

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

僞號然後發喪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朔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召思明宿衛將

曹將軍者與之謀遂以兵入射

石

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使人

至范陽殺朝清

寶應元年春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初管崇嗣代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爲政寬弛上聞以鄧景山代之有



裨將

皮將 偏將也

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

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師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於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

唐代宗

僕固懷恩自以兵興已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

掃清河曲

今大原府河曲縣

一也男玢

賓

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

天寶末同羅叛遣郭子儀討之僕固懷恩子玢兵敗降虜  
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二也

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

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

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

夷臣奏駱奉仙非不據職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

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議之遠近無不疑

阻儻不納愚懇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

遣表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竟不奉詔

唐德宗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

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

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曷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轉去聲

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

時上聲

面血

先中丞謂盧杞父奔也天寶中拜御史中丞傳驛遮舐

也安祿山陷東都奔被殺傳首至平原時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執其使取奔首以舌舐其面血續以蒲身蓋之今相公

忍不相容乎杞矍

覺然驚顧貌

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

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去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

然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詔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

今陝西漢中府  
卽山南道治

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爲懷光

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勳奉表上語之故勛詣

梁州取震符召用誠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

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

謂於常稅之外或方  
或圓宛轉設法所致亦

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

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

江西節  
度使

在江西

治江西  
南昌府

有月進韋臯

西川節度使

在西川

治四川成都府

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勳以進奉遷

浙東

治浙江紹興府

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

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唐憲宗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悉以  
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  
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  
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  
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  
自暗中射石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  
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王士則

承宗叔父元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

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鞠

鞠之晏

等具服張宏靖以爲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唐僖宗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振武節度使

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

想蔚

鬱州今大同府蔚州

時河

南盜賊蜂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

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

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

勇冠貫諸軍若輔以舉事代

見同振武

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

北荐

賤連歲

饑也餓也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

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

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

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帥其眾趣趨雲州即大行收兵眾且

同府

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

表求救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

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

防禦使詔國昌語去聲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兵部郎中張濟先亦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濟恥於

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

郎中清濁異流常蒙不外旣慮玷辱何憚改更耕今日於隱處

謝酒則又不可濟慙懼無所容

唐昭宗

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

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

王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初王行瑜求

爲尙書令不得

韋昭度密奏以爲不可

怨朝廷王珂

珂

王珙

珙

爭河中行

瑜及韓建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

珙珙皆重榮子珂李克用之婿克用表請賜珂節鉞

允克用之奏以珂爲護國留後○護國軍卽河中

恥之行瑜茂

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

夔

紊

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

初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拒命韋昭度與王建討之三年不能克昭度竟爲

建所

逐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請

除王珙河中上許之三帥皆還本鎮

尋李克用舉兵討三鎮茂貞韓建上表請罪上諭克

用專力

討行瑜

十國史分頁輯要

卷三

奸佞

七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印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初  
崔印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鎮天下遂  
有篡奪之志印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至是全忠欲遷  
天子都洛洛陽恐印立異密表印等專權亂國請並其黨鄭元規  
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  
朱友諒殺印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朱全忠引兵

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

李繼微

岐

李茂貞

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

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  
路罵曰賊臣崔印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

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

舍長安遂墟上至華州

今陝西西安府華州

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

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

痕入聲

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紇千山卽紇真山在山西大同府城東北紇真胡語猶漢

言千里其山冬夏積雪故云

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

能仰視二月至陝

今河南河南府陝州

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

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秋八月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帝自離長安日憂不

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時李茂貞等移檄

吸

往來皆

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

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遣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立暉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於樞前卽位時年十三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唐昭宣帝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扈王溥等三十餘人

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既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扈王溥趙崇王

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梁太祖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梁主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娼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

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

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勅合謀以牙兵雜控竊士中夜斬關入至

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

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

段秀實罵朱泚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

友珪僕夫馮

廷諤刺梁主腹又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

意也

於寢殿遣供奉

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

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

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

唐莊宗

唐以李紹欽

即段疑

為泰甯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

掖

掖宮旁舍

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

附

粉墨與優人共

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

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

以手擊之也

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

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四月朔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須臾遂殂左右皆散鷹房人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是日李嗣源至罍子谷

質實云未詳處所

聞之慟哭謂諸

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

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是日豆

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

勸勉進上  
帝號也

嗣源不許

唐閔帝

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會○羽林指揮使楊思  
權等降統軍西都留守

王息同等六節

度使皆遁去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初唐主  
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元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  
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馮道入朝及端門聞變乃歸至天宮寺  
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滌  
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候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  
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

者邪李恩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自  
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  
瑭聞康義誠叛去俯首長歎數四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  
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遂昌尹氏曰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逃竄奔逸  
茫無所之也石敬瑭國之懿親據大鎮擁強兵聞難入朝  
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  
乃反殺其從騎是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絕之耳直  
書於冊然則非特從珂反敬瑭亦反矣  
悖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從珂至蔣  
橋百官班迎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  
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



唐廢帝  
以馮道同平章事

晉高祖  
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  
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漢高祖  
漢以馮道爲太師

漢隱帝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太后誥廢  
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  
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  
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

賤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

七里店賣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

勸勉進上  
帝號也

贊至宋州

今

南歸  
德府

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郭威

召馮道先歸太后誥廢贊爲湘陰

今湖廣長沙  
府湘陰縣

公以侍中監國

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周世宗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五代之臣書卒未有官爵具者  
道也而書官書爵卒之何愧之

也道以一身歷四姓十君無恥甚矣綱目於其進用備書之故  
唐書爲掌書記書爲端明殿學士書同平章書匡國節度使  
晉書同平章事書守司徒兼侍中契丹書爲太傅漢書爲  
太師中書令瀛王皆所以愧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道少

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

爲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

骨

稽諛諧也

多智浮沉取容嘗

著長樂老敘自敘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宋太祖

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

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尙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竒之以爲太子中允

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

宋真宗

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

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

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

卽澶州

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

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憤

然不悅欽若曰陛下知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

爲刑部尙書出知陝州

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

凡書有者

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於承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之逢迎其君真宗之不辨其僞胥失之矣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

厭兵因諂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

河北也

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

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

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

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

書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大禹時神龜負書出於洛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果有邪聖人以

神道設教

易觀卦彖傳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

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

閑○乘空間處爲

旦言旦颺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

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

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前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  
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  
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  
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二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  
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符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  
帛曳異左承天門南鵠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絨物如

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  
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捧

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  
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

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符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

王欽若詣泰山得天書授中使馳捧詣闕

羣臣上帝尊號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搜講講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

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臺上聲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

若信之卽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今廣東雷州府司戶參軍李廸爲衡州今湖廣衡州府

團練副使○帝臨崩惟言寇準李廸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廸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眾曹瑋亦謫知萊州

今山東萊州府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



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諍學士呈制草謂改

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祝先帝違豫之初罹離此震驚遂致沉

劇且使人迫廸行或語去聲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

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

齋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皇

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

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

暮乃罷

宋仁宗 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好讀書善屬祝文曾洪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去聲之延

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

治江南揚州府

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

職安石獨否調

去聲

知鄞

銀

縣

今浙江甯波府鄞縣

通判舒州

今江南安慶府

文彥

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爲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耕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祕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靜軒周氏曰姤之初六日繫于金梘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孚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古之聖人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於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於熙豐其進實基於嘉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於冊者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姤之初六羸豕蹢躅之戒耳其謹微之意益深切哉

○梘音你蹢躅音擲逐○梘

所以止車以金爲之乎必也蹢躅跳躅也此易姤卦初六爻辭

宋神宗二年春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

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闕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  
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  
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  
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哀怒爲  
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愴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  
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  
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甯州

今陝西慶陽府甯州

知王

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  
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  
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  
石力薦於帝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  
還我爲之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  
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  
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  
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  
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砌如

故惟方田暫罷

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一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曰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宋徽宗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燕

卽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遼都也

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

遼道盧溝

河名在順天府西南

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

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長嗣薦諸朝植卽獻

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

遼主耶律延禧號天祚皇帝

荒淫失道本朝

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去聲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

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途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

今浙江嚴州府

清溪

今嚴州府淳安縣

民方臘世居

縣揭村託左道以惑眾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醮取之臘怨而未

敢發時吳中

謂蘇杭

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

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

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

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

甲也 曹惟以鬼神

詭祕事相扇誑

恤○誘也

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爲兵人安

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芽至是始書於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虜猾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爲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旣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尙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歙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寇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甚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宋欽宗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

閻

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

不克而死○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向北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

閻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

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日暈

暈○日  
傍氣

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玠莫儻范瓊等欣然

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

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

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旣去能保如

今日乎大元帥

康王

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

轉禍爲福且省中

禁中也

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車駕未還下

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  
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  
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  
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雲間張氏曰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己之時  
今乃順眾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宋高宗

扈

下

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

位于魏國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

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陵忽諸將諸將  
嫉之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  
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  
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  
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卒下馬  
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  
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  
政太后出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  
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  
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帝曰傅等

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專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胃聖仁孝皇帝以顯甯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

帝奔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杭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金遣高慶裔異及知制誥韓昉備璽

綬寶冊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

官九月豫卽位都大名府

今直隸大名府

改明年爲阜昌元年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

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

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

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

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栗孫

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

豈無譏

察訶也問也

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

平聲

從軍撻懶金人

縱之必質

至

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

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尙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  
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  
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  
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貂○大鷲鳥兒以姦貪屢爲

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

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

江今江南鎮江府

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

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

獄以待之俊親行鞠

菊鍊鞠問

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

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白具獄成告檜械憲

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  
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  
鞠之鑄引飛至庭詰乞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刺字

涅之○  
刺音賊

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

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  
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万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  
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



爲言高喜白檜高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

附

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

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儼

鳥

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

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  
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  
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

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

公岳飛○歲已暮

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

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

治廣東嶺南

州府詔祕書少監秦熿

希

脩日歷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熿

養之南省

禮部

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

以爲首燿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自知不爲主論所與乃以燿

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

耕

易焚棄因以

太后北還爲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

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

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

驕

無妄

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

老倔強猶昔

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敦

妒○倫書洪範篇敗也

包藏禍

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受賂富敵於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妖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

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難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宋孝宗

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

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

丐

蓋乞也

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

興府

屬浙江

宋甯宗

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尙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

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

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旣畢集及

之適後至閣

昏人守門

掩關拒之及之大寤會門闢

暫入聲

未及

閉遂俯

低樓

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

為笑

以趙師辨

釋

為工部侍郎師辨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

日百官爭貢珍異師辨最後至出小合

同盒

曰願獻少果核侂胄

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

批

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

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

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

去聲

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

應也師辨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

去聲

求遷官

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

真田舍閉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

蒙

叢薄

木曰林  
草曰薄

視

之乃師彛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皆附韓侂胄者松諂  
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  
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宋理宗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  
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爲淮安軍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蒙古攻城益急似  
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

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請  
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亦聞阿藍  
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砦而去遣張傑閻旺以偏  
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

經

來脩好

去

聲賈似道幽之

真州似道遣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遍國皆  
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卽位欲來脩好以郝經爲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  
竟拘留於真州

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

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

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

明

上書於帝及

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

晝夜守邏

羅去聲  
巡也

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

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  
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詣淮東制司訪問

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

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虞宋之將亡危如朝露反拘

其行人果何義哉噫南宋之亡也理宗  
啟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

宋度宗

二年

蒙古至  
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

挾持也

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

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  
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  
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

上聲。巡視也。

邊而陰

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  
史陳堅等以爲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  
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陵都等移破  
樊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涯身至  
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  
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

勿治且加遷擢文煥乃出降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宋恭宗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

撫且以荔子黃柑遺

去聲

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

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元英宗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

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

是年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籍沒其家貲

鐵失等以奸黨

不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甯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

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

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

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鐵失先與

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

弑帝於卧所時年二十一

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

明英宗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

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明憲宗

六月復西厰命汪直仍刺事○御史戴縉言近年災變洊薦

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離○奸剔弊允合治也

公論而止以官校羣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厰伏望推誠任人命

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記

也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左都御史希幸

李賓難於施行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

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上以二人言復西厰直仍刺事

明武宗

夏六月甯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

是朝廷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宸濠元等方行而京師競傳以爲且擒治甯王宸濠偵

稱○謀者曰游偵謂之細

作

卒林華者卽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

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奸黨劉養正劉吉等

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

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鄱陽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

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寶入以謀反告之士

寶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

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

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  
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命縛燧眾駭愕相顧失  
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  
殺邪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尙何言宸濠並縛之  
訊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宸濠喝校  
尉火信等拽葉燧遶出惠民門外殺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

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

稿

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

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大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  
不食死劉養正常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祝意宸濠至是與李

士寶謀令參政季敦效

僉事潘鵬師夔持檄吸

諭降諸郡縣左

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爲所脇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

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參政王綸

爲兵部尙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

兵閔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

今江西南康府

知府陳霖等遁

走進攻九江

今江西九江府

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頴等亦遁城俱陷

明世宗

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尙書嚴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禮部選譯

亦○通夷夏之言者曰譯

字諸生嵩至卽受貨賄已而苞苴

裹曰苞藉

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

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

乃疏辨求免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旣彰招致論列不得

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脩勿得疏

辨嵩懼益爲恭謹以媚上

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旣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嚴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葉出令門者毋得爲文華通文華曰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然嵩意終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莫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誓

計

一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

上方脩元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夏五月嚴嵩罷其子世蕃下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爲通政司參

議○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

或戍縉紳皆畏嵩不敢言至是徐階曰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

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石之不中東

有培部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蠟

折也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諸司以事詣嵩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

樓議之東樓也遂上疏劾世蕃上聲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

於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

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上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轉去聲

也車去而下世蕃於獄擢應龍嘉其敢言鄢懋卿等屬祝法司量

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恕世蕃雷州衛子鶴鴻

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

最黠

闕入聲  
○狡也

惡卽士大夫所呼爲蔓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

特宥其孫鴻爲民嵩旣去上念之諭徐階曰嚴嵩已退伊子已服罪敢有再言如鄒應龍者俱斬

明神宗

張居正及馮保謀殺前大學士高拱未遂而罷○庚子早朝上

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

右執之馮保立鞠

菊

之曰南兵王大臣笑自曰自總兵戚繼光

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

都下為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

即令廁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厥

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鞠保令

辛儒屏丙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

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邦掠死矣儒曰與大臣狎款

即令誣拱家人為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

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

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胃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

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不擇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

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與望屬祝公謂公能不殺人

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卽共詣居正居正曰東  
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居  
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然入內取廠中揭帖投  
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慝慝有據而居正忘  
之守禮識居正字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身

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邪吾兩人非謂相

公甘心

謂快意  
殺之也

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何以教

我博曰此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言  
於上命馮保與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希孝詣楊博問計博  
曰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眾

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則立辨矣希孝如博言  
使善訶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  
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哭  
曰始給

臺上聲  
誑也

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

言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物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

霾大晦雨

去聲

雹東厰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

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  
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主使者大臣曰爾使我乃問也保  
氣奪又問爾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公希孝  
復詰乞其鱗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審保密

飲去聲大臣生漆酒瘡

因○瘡也

之而密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

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隨顧保曰高翀子

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忤

至

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

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

斬拱被居正齟

擬

齟

痕入聲○齟也

杜門屏

丙

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

新鄭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率枉道他去

明嘉宗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

服叩賂魏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

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

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

夏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請爲魏忠賢建祠字乞賜額從之時汝楨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壬戌二年山東妖人徐鴻儒反

鴻儒鉅野人遷居鄆城以白蓮教惑眾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

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聞異香多歸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賞巨萬子好賢籍其賞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人于宏志立棒筆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鴻儒先發據梁家樓攻鄆城知縣余子異遁去遂據其城

明廷密

冬十一月府谷

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

民王嘉印倡亂延安人張獻忠從

之是歲延安大饑嘉印作亂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十二月米脂

今延安府米脂縣

人李自成起爲盜延安饑不沾泥楊六

郎王嘉印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爲盜自成惟狡黠

閑入聲

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

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  
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  
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

卽順天府

會同館

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宦寺

秦始皇  
帝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立石頌德七月至沙丘崩宦者趙高

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

○始皇東巡七月崩於沙丘秘不發喪

棺載輜輶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旣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

以趙高爲中丞相

○謹按封拜例曰凡宦者除拜當書宦者皆加宦字據此宦者初拜相當書宦者或云始

皇三十七年已書宦者趙高但漢延熹二年兩

書宦者單起不嫌重複此不書宦者傳漏耳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

二世皇  
帝

疾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  
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矣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

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

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  
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  
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  
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  
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憐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  
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  
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  
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  
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靡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  
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  
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

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  
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漢元帝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據上分注中書令弘恭僕

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竊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顯為  
罪之魁此書石顯為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為中書令亦

是闕  
漏

會望之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  
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  
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  
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由  
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  
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  
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  
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  
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  
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

祭其塚終帝之世是歲  
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漢成帝

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  
舊惡免官徒歸

故郡憂憊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立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  
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頗權擅勢大作威福爲  
海內患言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在用傾覆之徒妄言  
百官畏之甚於主上甲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  
衡慙懼免官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  
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  
安自

漢和帝

以宦者鄭眾爲大長秋○

大長秋何宮闈職也以宦者爲之常  
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眾與於大

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  
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

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封鄴衆爲鄴

鄉

在河南南陽府

侯

○无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聞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

木之祗始此矣

宦者封侯自此始

漢安帝

以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事必有待貶斥而惡始見者亦有不待貶斥而惡自見者自鄧后卽世至是僅四閏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此正所謂不待貶斥而惡自見者帝之所爲若此而猶欲追怒鄧氏不亦謬乎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閭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致室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閭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閭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漢桓帝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

單超唐衡左  
脩徐璜貝瑗

爲列侯

晉惠帝

初宦者孟玖有寵於成都王穎與陸機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

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

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

灼白帽

嫌○帽巾帽土服也狀如弁缺四隅

與秀相

見爲賤辭穎旣而歎曰華亭鶴唳

例○華亭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俗名唳鶴亭今爲接官

亭松江產鶴唳鶴鳴也

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陸雲

機

及機司馬孫

拯

蓋

下獄玖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

蹀

華上聲○蹀兩旁曰

內外骨見

現

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

君何不受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

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

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  
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  
言拯冤玆又殺之

唐元宗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呂彊不書宦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唐世宦者

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爲書爲將軍議也唐初內侍皆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爲將軍而宦官自此盛矣書爲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

秋安南

今安南國

亂遣內侍楊思勛討平之

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體重

閹權兩失之矣○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勛始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



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  
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  
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爲  
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  
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  
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  
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  
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士大夫  
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唐肅宗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謹按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

遣聖皇其罪甚大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  
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  
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  
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

機反被輔國矯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  
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  
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  
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  
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  
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  
龍廡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  
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  
輔國等殺后並係及充王儻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  
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俛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  
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於伏后高華  
於于后皆書弑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爲妻而制其  
夫爲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弑  
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

太子卽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卽位輔國恃功  
益橫明謂上曰大冢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尙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韓國韓國亦晏然處  
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前書爲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尙書矣於是復爲司空是三公

也宦者書爲司空魏

有劉騰唐有輔國

書以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謹按李輔國宦官之罪首也宦者拜官有之未聞爲三公者封侯有

之未聞進王爵者爲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鈞爲輔國也旣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封單超爲列侯又以爲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實由此輩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留其爵

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

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

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爲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

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

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錄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李輔國賜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刑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甚矣

唐代宗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驍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

振莫有至者中

外切齒莫敢言

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社稷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爲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尙可謂之保護乎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濠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

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濠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嗚呼宦者之

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

臣之平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爲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驛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大書於冊爲後鑒也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

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朝恩旣爲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爲無人矣其爲夙沙衛也不亦大乎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

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憚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執請除之上令載爲方畧朝恩入朝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湜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湜爲鳳翔節度

使外重其權實內濕以自助也載又請割典平武功天與  
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皇甫溫至  
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自上上曰善  
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  
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  
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  
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  
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  
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  
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爲之時及不  
可爲然後爲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  
元載爲曩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  
於初之爲美歟既寵之又殺之  
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  
寵任益厚載遂志氣

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  
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領南  
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  
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

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  
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  
贈絹千匹其威  
權動人如此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

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宴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劉宴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鑿棺棄尸毀其廟主

唐憲宗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卽位○

弒也曷爲不書弒罪

唐之君臣也宏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

誅而卽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閣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唐世宦官弒  
君立君始此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

里○金湖廣  
岳州府澧州

王暉

蘊爲太子

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

昭

釗曰殿下但盡

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  
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  
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  
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璀及暉

唐敬宗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

明殺悟立江王涵

○唐世宦官殺君  
立君再見於此

上遊戲無度狎暱

銀入  
羣

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

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耕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

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隨草遺制以絳王悟權構句

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明日江王卽位更名昺是爲文宗

華陽范氏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弑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况不賢者乎

守澄亦宦官也曷爲不書宦官予討賊也悟書殺何不守悟之受其立也然則江王宜立矣何以不書卽位不予守

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權衡審矣是故正統雖繼故有立不書卽位者惟文宗不書始以宦闖立也自是爲宦闖所立者又五君綱目亦不復異書卽位從恒辭而唐亡矣

唐文宗

冬十月殺王守澄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

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

陰狡於是元和

憲宗年號

之逆黨

弑逆之黨

畧盡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

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始鄭注與李訓謀至

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墓仍請令內臣盡集

卷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

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甯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

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興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

中庭也後

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天殿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旣去訓召行餘璿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

莫

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卽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罟

罟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

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  
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  
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元興王涯王璠羅立言  
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  
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  
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  
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爲  
人所殺傳轉去聲於兩市東西街也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  
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

風今鳳翔府  
扶風縣

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

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雌自是天下事

皆決於北司

唐分宦寺爲北司宰相爲南司

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

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議事士良

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

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唐武宗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

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平聲閉常宜

以奢靡娛魚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致堂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甚愚也

唐僖宗

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爲中尉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

孜

宦者

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

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

致堂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悉開禍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

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  
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  
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  
人臣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入令攷屏丙不奏矯詔貶昭圖

嘉州

今四州  
嘉定州

司戶遣人沉

去  
聲於墓

頤津

在四川眉州城  
東墓頤山下

聞者

氣塞

唐昭宗

李茂貞獻楊復恭與楊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  
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  
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自宋道弼景務脩死



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握等陰相

與謀立太子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

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  
謂崔印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

社稷大計非不順也印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印等

狀請太子監國印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

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即

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

數上上罪數十乃手鎖其門鎔鐵固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迎

太子入宮矯詔立之崔印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季述

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

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爲唐桓支安危所屬

祝宦

豎

汝

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

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卽囚希度遣親吏蔣元暉如京師與

崔印謀之

以韓全誨張彥安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中尉樞密  
綱目閱書

之矣未有如此其備也此其備書何惜之也曷爲惜之於是因  
逆旣誅崔陸獻策可以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機一  
失激爲南北角立之勢卒之崔印外

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書惜之

崔印陸辰上言禍亂之興

皆由中官典兵乞令印主左軍辰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  
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

爲軍主若屬

祝

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復

以宦者爲中尉印以宦官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

茂貞入朝印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

云

將之諫議大夫

韓偓以爲不可印不從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韓全誨等聞全

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全忠至河中

卽蒲州

表請車駕幸東都

洛陽

京師大駭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

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

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與后

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

還入鳳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  
必爲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節度  
使以兵送之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  
以崔印爲司空同平章事○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  
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  
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  
爲樞密使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  
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  
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戶從駕至興

平崔印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印判六軍十二衛事車駕入長安崔印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萬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以崔印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儂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曰親遠者曰疎甘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

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  
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  
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置嬰  
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  
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  
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  
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  
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  
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  
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  
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  
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  
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  
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印襲之於後而朱氏  
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

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曹日昇唐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昇請與卜騎冒圍入  
城宣慰賊不敢逼馬存亮唐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  
蘇元明爲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韶及元明皆死楊復光  
僖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美昭宗時歷軍容使後

隱青城山薙髮  
草也秋獵曰獮

梁主瑛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積金穀收市

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誥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

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致堂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播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師法矣爲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志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 蜀以宦者歐陽晃等爲將軍

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爲將軍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唐世宦官不書不勝書也至此而復書其書之何此蜀所以亡也是故歐陽晃等爲將軍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綱



目皆以宦官表之然自是諸國皆書矣

唐以宦者亡國殷監未遠而蜀人又踵其覆轍蜀固不足道也揭而書之亦所以示戒云爾

唐莊宗二年冬蜀以宦官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爲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爲已副舊將無不憤恥

唐明宗唐以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宋太祖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爲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爲闕寺所誤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極矣南漢立國闕人弄權彥真讒殺忠良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蝨賊故綱目不曰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之人誅之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彥真之罪而殺之則必悉屏元惡肅清宮闈可也夫何因衽席之愛甫誅彥真卽用李托且又以爲內太師一邦之政悉稟行之則是一彥真初誅而一彥真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爾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宋太宗五年春正月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

出攻邠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  
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  
爲陝路

轉運使

唐肅宗用李輔國綱目譏之書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  
安使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爲招安之使親率大軍以  
行則宋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太宗乎然李順悖  
逆法所必討故不嫌其人之美惡而以討予之綱目急於  
討賊之意深矣

### 宋真宗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  
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  
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  
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  
卽改穿上穴乃入自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  
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  
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

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謀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並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而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誅以正其罪丁謂身爲宰相職使山陵不能禁遏反與通謀中正附會姦克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有罪所以儆其罪重罰輕云爾

安有私通內侍擅移皇堂而僅免  
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宋仁宗 康定元年以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  
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  
聽師之六三日師或與尸凶大無功也傳曰與尸謂師徒  
撓敗與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  
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是時西賊陸梁官軍覆沒正宜選將  
擇兵攻戰圍取夫何夏守贊惟怯無能而使之專招討之  
職王守忠以刑餘小人而使之居鈐轄之任是固師之六  
三也安能免與尸之凶乎噫宋之邊備疎畧命將苟且宜  
乎元昊輕蔑朝廷而全無畏憚之心也  
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册所以深譏之耳  
昔武后不用監軍御史儒者謂其識見之高况宦官典兵  
柄乎宦官典兵何始乎始乎肅宗以魚朝恩領神策軍也  
且于時以汾陽輩賢將又何待朝恩腐朽之餘以領軍乎  
書曰用人勿疑肅宗疑於用人故也後世用宦官典兵而  
有憤兵蹶將之恥而亡  
其國者肅宗之作備也

宋英宗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罷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

竄南方中外快之

程子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蓋閣宦日侍左右伺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驕人或鼓主怒以張勢是以利於立昏邀求大利也守忠在仁宗朝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援立昏弱以固己恩乘帝有疾交構兩宮誠王法之所當誅而不赦者也向微歐韓呂馬諸賢同心協力弘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子爲政於魯先誅少正卯而後教化大行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蘄州則其疾惡之旨嚴

矣

###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閩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

論列不聽

宋公罷信闔寺春秋譏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人之衝正宜選將飭兵分守要害以邊陲陵之勢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入爲諸路鈐轄此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綱目削其名何以其微而畧之也蓋本端則末正源潔則流清宋自太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徽宗罷用童貫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末流滋甚綱目特書亦端本澄源之意也

宋神宗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璠將鬼章聚兵洮岷臨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  
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  
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  
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李憲  
節制熙河秦鳳諸軍是舉秦鳳熙河之大皆制於一閹宦  
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諸將合數鎮之兵權而歸  
之他時徽宗用賈奉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  
于册爲  
後鑒也

宋徽宗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  
簾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  
科于民  
力重困

慎終惟始哲王所遵閑邪存誠聖人所謹蓋莫難制者人  
心莫難過者私欲是以古之聖賢皆防欲於未萌禁私於  
將動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曾子釋經文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古之聖賢藏



兢業業因無時而不戒謹恐懼也何則欲心一萌終必難  
制放僻邪侈無不爲之故紂爲象箸箕子知其必驕侈也  
徽宗初政清明至是盡惑爰命宦者置器蘇杭嗚呼陋矣  
天子器用自有常制曲盡其巧謂之何哉自御器旣作而  
花石禽玩之事興花石禽玩之事興而慕道窮兵之事舉  
由是小人擅權夷狄猾夏天下大亂浸不能支人君一念  
之偏其流弊至於如此所以有天下者當謹之於微也綱  
目特書于策者一以見用貨之漸一以見奢欲之漸一以  
見亡國之漸也其  
謹微之意深矣

###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童貫前旣命監洮西軍今又以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  
安撫制置使則是邊將大柄皆以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  
宋室爲無人矣  
豈不甚可媿哉

考之汴宋中葉之患莫甚於西邊曩有韓范二公所以西  
憂爲之少弭然其才識少有不及二公者固不足以當此  
又况刑餘腐身菽麥不分者乎昔晉文公得原問守于勃  
鞞尙貽識者之笑今徽宗用童貫爲諸路安撫使則又甚

於晉文之問勃鞞也宜乎見鄙於君子以爲千古之嗤

## 十二月加童貧太尉

加者不宜加也周禮闔人之設不過使之掌門禁供灑掃而已雖功蓋天下不當加之以爵也太尉三公之職實以邪僻奴材安可任三公之職乎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微宗以貧爲賢歟則無經邦濟世之材以貧爲能歟則無輔世長民之德不過養成亂階貽禍天下耳徽宗忍以祖宗之天下而敗壞於闔人之手哉故不曰以而特曰加則其義蓋可見矣

## 以童貧爲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夥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唆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土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垂手可取旣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唆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唆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夥遂以其部

萬餘歸夏夏主築城底河  
城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自用貫爲陝西經畧而邊陲之事興矣徽宗內作宮觀之  
事以竭民財外構金革之禍以竭民力財力既竭府庫空  
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不足惜而乃虛內事外忘  
本逐末迨夫天怒人怨淪於敗亡未始不由童貫啟之也  
徽宗信一刑人有如手足殊不知宣堵之  
難貫豈得而解之哉直書于冊蓋譏之也

###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  
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  
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卽自  
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  
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

關右旣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營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  
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  
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  
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  
貫爲媼相

###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  
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  
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  
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  
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  
言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  
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  
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黜汚多置書畫  
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  
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  
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千百階至  
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

子池

凡書加不當加也太尉三公之職內侍刑餘小人以三公之職加刑餘小人此徽宗所以瀆亂名器也嗚呼宋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加梁師成太尉則是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其與唐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同意

###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漢世非軍功不侯故其末世子孫有封宦者爲侯君子惡之徽宗之於童貫殆有甚焉旣加以師傅之尊復錫以上公之爵何哉揆厥所由皆童貫邀功之所致也且方臘虔劉疆土戕害生靈誅之恨不早耳童貫於夏四月執方臘以歸卽當致辟於獻俘之日今則濡滯逡巡直待加封然後正臘之罪謂非其邀功之奸計可乎况太師國公八臣之極位而偏於乘輿者也故成王以宋公封微子而諄諄焉以僭偏爲戒者正恐其覬覦之心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設使貫心無厭又欲以等而上之者求封不知將何以異之耶其與稱父母目門生者無異矣厥後昏德之號

詳其尸之

###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童貫初見綱目既揭宦者書之自此拜官封爵但書其姓名而已至是又揭宦者書之何前既正其始此復正其終也尚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小人雖有功但當優以金帛徽宗以其能復全燕之地封以廣陽郡王於乎名器亦倒施矣童貫姦詭奴材初無過人才德伐夏以困關右之民攻遼以疲河北之士庶權奸而小人之違長導奢侈而天子之心荒迹其所爲厥罪罔赦然厯考漢唐以來閹宦之禍雖云迭盛亦不過假之以兵權寵之以干政而未聞有加於王爵者加以王爵此宋之大病也故綱目特書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所以明其不當封耳其旨嚴哉

###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

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  
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  
爾尙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尙復何論汝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宣撫  
司矣擴還具言于賈賈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馬  
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毅又爲契  
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賈不從旣而粘沒  
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  
語甚倨賈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  
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  
乃報國也賈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關稟議爲名  
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  
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  
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  
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賈怒叱之曰賈受命  
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賈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  
時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  
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  
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  
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逃者匹夫之事，賈居太原，金人入寇，當與守臣力拒，雖死可也。幸而虜退，苟見免焉，卽選將練兵，分屯要害，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趣還京師，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賈既逃歸，宋不能討，失政刑矣。書自太原逃歸，又以罪宋也。童貫既去，河東益孤，而相繼陷沒，不克支悲。夫徽宗信任童貫，猶如腹心，而臨難苟免，惟恐或後，然則閭人之無益於國，豈不信哉。

宋欽宗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徽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顧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誦死，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爲恨質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質悉俱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質狀魁梧偉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嬪妃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選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

以償責

嗚呼欽宗曲庇姦臣可謂姑息之甚矣蔡京罪逆深重死有餘辜誠宜肆諸市朝按罪行辟以示天下可也夫何僅竄儋州善終於道王法何由而正亂賊何由而警乎故書竄蔡京而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責之不以罪也然夷狄盜賊庶人則書死京特以書死者所以貶其同於夷盜庶人而不得與於中國士大夫之列耳苟或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又何以爲賞善罰惡之權衡哉至若童貫良嗣明正典刑特書伏誅以正其罪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大臣爲國柱石非賢而有德者不無禍人之國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傳之所謂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也蔡京宋之元老跡其所爲真禽獸之不若者豈可師長百僚而當萬姓之具瞻哉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且大

易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况乎徽宗信任童貫良嗣上不保其宗社中不保其身體下不保其子姪此真近閣宦小人之禍也然則此徒雖曰伏誅其於事也何補有國者可以鑑矣

### 宋高宗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朱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黃匿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聞人尙能忠君愛國上疏極諫怒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賊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值草昧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乎然則闖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爲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者耶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若以聞人之故而遂昧其書法之公烏足謂之綱目哉

觀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而出之其亦等於闖寺矣語曰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

之公也

宋甯宗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頴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源等離間兩宮其罪已甚按法行辟死有餘辜甯宗於數閹奴倦倦不舍茲因公論僅克貶官果何謂乎綱目書貶陳源等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罰之不以罪也嗚呼微矣

宋理宗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華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閹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常闕事至理宗始以宦者

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簪簪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董米臣幹辦佑聖觀是公行幹辦白晝使之行劫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如唐書以宦者爲宮市使義同

元武宗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甯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浙江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順帝以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

司徒周官六卿之職而當時至貴之爵以至貴之爵加於至賤之人不幾乎有負且乘之譏乎夫爵所以待有功祿所以養有德勞其爲國盡心也且如伯帖木兒不過閹寺小人初無才德可取司徒之職又豈閹寺之所宜居耶噫以閹奴而在司徒之職名器既濫紀綱逆施而天下安有不亡者哉綱目書以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文無賤詞乃

所以深貶之爾此直書示  
貶之意也學者試思之

明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闈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  
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  
微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  
之有功有功則驕  
恣畏法則檢束

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侍以內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遣還鄉命終  
身不齒諭羣臣曰閣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  
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  
寺人不得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因敕內侍不  
許讀書  
識字

明宣宗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制以

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罷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

臺在朝陽門外近郊

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

頤去聲

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

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

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

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

不可令干國事也

明英宗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子國子監門尋釋之振嘗詣監衡

誠○

時勉無加禮令人廉

察也

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

衡

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

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

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

教○ 枷也

肆諸成均

五帝太學之名

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

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太后爲上言始知

振所爲也命立釋之

籍王振家族誅之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

極捶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齋慈上聲○切肉塊也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尙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

明憲宗

復林俊張敬原職○初林俊之劾僧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

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舉所用御視擲之恩兔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



十四卷分類事類 卷三  
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得解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

動恩怒曰星象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

怪

朝廷之法外官何能

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矣敏鬱鬱而死

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

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

法也上命覃

尋

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尙可行也時

尙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語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

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尙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明武宗

以總督宣大軍務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尙書冬十月命劉瑾入  
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瑾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殺內司禮  
監太監王岳范亨等下刑科給事中吳玘

充

山西道御史劉玉

獄戶部尙書韓文具疏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伏覩近歲以來太  
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僞  
搖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

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暱

銀入聲

媒

肩

衰無復禮體日遊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  
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  
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

累聖德乎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關大懼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持不從時內司禮監太監王岳亦東宮舊臣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與司禮太監范

亨徐智等亦助韓文等密奏上上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

獄而吏部尙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

察也知岳等密奏事入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微陛下下恩瑾

等窄○裂等戶也疎矣上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王岳也夫狗

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上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

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陛

下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

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李

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

谷

瑾等不休惟東

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濱行東陽祖道

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

歛獻

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

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尙書許進曰此屬得疏斥足矣若峻

其事恐有甘露之變

唐文宗朝鄭注李訓等謀盡誅宦官伏兵殿左適金吾衛將軍韓約奏左金吾聽事

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率諸宦者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士良驚走詣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

上殿縱擊宦者不克士良等命  
神策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

既而果如進言吳玠劉玉俱上

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  
上怒下獄斥爲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上意外日以深文誅  
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上喜益謂瑾可委任矣

秋八月劉瑾伏誅寘鑊就擒是月望日張永至自甯夏獻俘上  
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甯  
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  
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  
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尤其奏當夜  
卽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

寢禁兵排闥入瑾披衣起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為奉御  
閒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初上尙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  
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  
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  
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  
十襲袞袍八爪金龍四盃魁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  
反乃付獄吏部尙書張綵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  
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瑾大  
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  
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

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  
既上獄上命母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買其肉  
啖淡之瑾親屬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  
士焦芳字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尙書劉璣兵部  
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

明神宗

上偶不豫免賀急召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并及罷礦稅起  
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

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

易渙卦五爻渙汗其大號謂渙散其號令如汗之出

而不

反也 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

去聲動

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

始吏部尙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卽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

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

開

明熹宗

八月內侍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忠賢初名進忠肅甯

直今

隸河間府

肅甯縣

人少黠

閑入聲

慧無籍好酒善啗

淡

喜馳馬能右手

執弓左手敬弦射

石

多奇中目不識丁而有膽力猜很自用嘗

與年少賭博讎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

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廡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

謹事之導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

賢貧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

素剛正主持一宮事朝日警

平聲

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

媪

襍母也

客氏私忠賢亦通焉光宗卽位册太孫爲東宮忠賢得



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暫居慈慶楊漣疏參及忠  
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忠賢深德朝結爲兄  
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卽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

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響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

御榻前聽上命客氏久厭朝儂

喧也

薄而喜忠賢慙

陷也

果

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  
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初上之立也王安與諸大

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

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鞠問安詰責令其自

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

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卽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忠賢

遂嗾

藪

給事霍繼華劾安客氏從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

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  
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裁安旣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聞  
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  
司監局探上意爲奸忠賢自掌東廠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氏魏忠賢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

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

鉉

而絕裕妃張氏方妊

任○懷  
孕也

膺

冊封禮容氏譜於上絕飲

去

食

寺

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

○菊

兩手 曰掬

膺溜

留去  
聲

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

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客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鑿裕妃餓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明莊烈帝

魏忠賢客氏伏誅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

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忠賢宿臯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自經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妊在身懷孕也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孕冀如呂不

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獻之秦太子之子異人生始皇

李園

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妹於春申

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進之王遂生幽王

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侯國

興魏良卿俱伏誅

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夏五月命太監陳大金等監紀各路兵將功罪上諭兵部流寇

蔓萬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

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

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

今山西汾州府汾陽縣

知縣費甲

鑣位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

十年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

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

襄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勲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朱之馮

懸賞勞

去聲

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

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

殺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

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

自殺

史評

遂昌尹氏曰按春秋定公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  
之以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  
者君側之惡人也至我朝胡公安國傳春秋參之左氏所  
載韓魏爲趙氏請於晉侯之事乃知三子之叛其罪則一  
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  
晉者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奉行天討乃  
徇韓魏之請故春秋書以罪之若謂取晉陽之甲以逐君  
側之惡人則是人主可得而勸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  
真愛其君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  
脇君取國者皆此說蔽之由是而觀則春秋初未嘗有逐  
惡人之說曉然甚明今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  
狀討之而桓元亦以晉陽之事爲言况綱目書詔誅王國  
寶王緒恭罷兵還鎮則二人實有可誅之罪而恭之還鎮  
亦以二人既誅之故其爲君側之惡明矣然王恭則未免  
書舉兵反者何哉嗚呼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自  
誅之可也人臣烏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心跋扈  
不臣一旦無故稱兵脇制朝廷雖假二人之罪以爲口實

唐高宗

而以逆犯順以臣脇君其事悖矣以反書之夫復何說然則後世有假晉陽之事以爲脇制之舉者皆春秋之所誅而綱目之所謂反者也此義行則賊亂之徒無以籍口爲舉兵之端而反叛之禍庶乎其可熄矣吁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爲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爲歎文靜在縲繼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爲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掾止也既不能然後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繼元齡而無忌遂及奉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以爲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

唐中宗

所取姓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爲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昇弄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覆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

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致堂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達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爲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

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

以太宗才人蓋或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

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

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

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旣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



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  
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  
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  
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  
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  
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  
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文姜哀姜與閔乎  
弑武氏未嘗弑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  
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  
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  
肆行無所忌憚意 ○文姜預弑魯桓文姜魯桓公夫人莊  
可以爲常事也 公母也左傳桓公十八年公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文姜文姜告齊侯使公子彭生拉公  
脅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左傳莊公  
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林問於季友對曰  
臣以死奉般公薨子般立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慶  
父又使人弑之慶父通於哀姜其弑君也哀姜預知之聖  
人例以孫書莊公元年經曰夫人孫子齊閔公二年經曰  
夫人姜氏孫子邾夫人文姜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夫人姜  
氏哀姜也預乎弑故與慶父皆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係

讓而去也

致堂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瀆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根也愆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唐肅宗

唐代宗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崩棄遠餓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三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走危難死生以之況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賊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愬誣

問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  
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致堂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  
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  
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  
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共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  
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  
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  
動其心  
者也

唐德宗

遂昌尹氏曰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  
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三四年果  
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  
亂皆前定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  
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  
賢遠奸輕徭薄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  
歸之天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  
有變奔居其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言一  
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  
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脩梁州

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上發梁州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如何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廵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連上路車也天子五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安也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致堂胡氏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

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  
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魏徵諡

文貞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  
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  
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德宗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  
年號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  
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唐憲宗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

且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

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民○錢貫也

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

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

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

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

魏博相衛磁洛

期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

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

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充

今山東鄆州今充州府鄆州府鄆城縣

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

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

夕不倦

李絳罷爲禮部尙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去聲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閉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

東漢黨人之禍見桓帝延熹九年至靈帝建寧二年

願陛下深察

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上尋罷羣

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

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



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寺脇君於內藩鎮興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

孰大焉

司馬溫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

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華陽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

唐宣宗

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也乎

致堂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廷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業○費誓祕○費誓周書篇名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魯有徐勇爲寇魯公帝經征之於費地誓眾故以費誓名篇記會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致堂胡氏曰朱全忠并弒二主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誣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鬪之汙瀦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鑒全義懷私甘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

惡之典

惜哉

遂昌尹氏曰歐陽公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爲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怒是時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主名止書討鄴兵劫嗣源入鄴言兵則罪均於眾而嗣源之責爲輕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出於眾兵之所劫持又不以軍亂爲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於下則見其棄眾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本心以怒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宗失道寵信伶臣殺戮無辜軍民怨叛嗣源胡人目不知書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既趣魏縣眾不滿百又欲束身詣闕復爲李紹榮間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眾軍歸之如蛾赴火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過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槩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討賊子凜乎不怨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穿弑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嗣源得歸而綱目恕之者原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閒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尙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表晉高祖

致堂胡氏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

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表漢高祖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與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真而欺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以當國責李崧初桑維翰將被殺顧謂李禍責知遠也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

表周世宗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

父世宗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  
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乞世宗知而不

問

遂昌尹氏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  
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  
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瞍存  
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  
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  
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桃應嘗問  
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豈知舜之爲子固不使瞽瞍有  
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舜處之有道  
也故使舜爲天子瞽瞍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爲舜矣柴  
世宗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  
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之悖未如瞽瞍之頑瞽瞍猶不殺  
人而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孝有愧於舜乎誠  
使世宗爲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  
居移養移甯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

既亡世宗君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爲天子而其  
 父與凡臣等且置之別鄉狎侮羣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  
 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又胡怪其有殺人之事  
 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而特書周主之父者不弔周人  
 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  
 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  
 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  
 此周主雖欲曲辭其責尙可得哉  
 司馬溫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  
 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  
 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  
 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  
 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  
 希範兄希聲問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  
 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故懸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  
 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  
 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  
 以監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思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  
 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

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  
○王環世宗遣王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景伐蜀克鳳州

擒其節度使王環以為驍衛將軍賞其不降也劉仁瞻見

上六嚴續唐陳覺與續有隙覺使周還矯世宗命謂唐主

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

未之信復請於周世宗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

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張美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

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後以美治

財精敏命權黜檢三司事然思其  
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靜軒周氏曰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

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自漢獻衰微

曹丕篡奪浸淫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

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

於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

自私而傳子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

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

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略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印為

周黜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

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鋏叛乎退居藩服當

宋太龍

如高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始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諸臣爲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

之旨嚴是即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

靜軒周氏曰顧命之是非論者多矣然宋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存李燾之說又按凡例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略述於目之末以固隔之此疑以傳疑也然顧命大事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爲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臣亦當相帥同列稱頌遺詔推戴晉王則是真僞瞭然在目而授受明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閣所爲果何謂耶且顧命天下之大事也以顧命大事尙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若此春秋隱弑鍾巫而桓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



用是而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之法○鍾巫  
則晉王不能逃桓公之責矣此綱目是非之斷也○神名  
春秋隱公十一年十月羽父譖公子桓公而請弒之十一  
月公祭鍾巫羽父弒公而立桓公桓公與聞五句胡傳之  
辭雲間張氏曰臣嘗以宋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焉一失  
於杜后之不公二失於太祖之不明三失於太宗之不義  
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人而不以天  
必將起釁召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尙何以安厥位爲望  
哉觀夫杜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閔  
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  
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  
夫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爲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  
者未聞其有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  
祖何獨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有不顧禮義而爲之耳當  
夫兄之禫已也蓋曰德昭孀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陛  
下創業垂統傳子爲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  
母后之命正所以蓋其愆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爲  
秦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杜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  
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禍急好貪而  
攘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大抵以天

宋太宗

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尙有顧命大臣而爲之證佐。況傳弟之異事耶？噫！傳子而有顧命之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此樞機，周密之注耳。今而普雖出守，豈無一二顧命大臣耶？無顧命之臣而獨召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有其子也。使太祖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義能庇德昭否乎？使太祖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缺望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其弟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爲心，又孰若不欺人孤寡，以取天下爲美耶？然權其輕重而論之，則杜氏之失爲最，太祖之失次之，而太宗之失爲不足道也。

靜軒周氏曰：德昭從征幽州，帝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嫌疑之意，迄今未釋。及德昭請太原之賞，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捐生自刎，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負其兄者耳。

靜軒周氏曰：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爲。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甯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羣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

君之惡者矣迨夫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  
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羣臣請封禪所以惡其  
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  
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於冊美惡

見自

以太祖孫惟吉爲閩

郎

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

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

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閩州

今四川保寧府

觀察

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劣也

靜軒周氏曰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爲言臣獨以  
爲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天下所襲者太祖之鴻基  
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歉焉彼德昭德芳皆  
太宗之子既而天亡無可推立幸而德昭之長子惟吉尙  
在則當冊爲儲嗣不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發必待既  
立已子然後舉而官之嗚呼然其以爲觀察使者固非本

宋真宗

心特欲制天下之舌意以我之不負太祖云爾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綱目特以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譏之也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甯以後之小人易知熙甯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雲間張氏曰謝安以奕碁而攻符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爲念一以畏憚戎狄爲心不能長慮却顧而狃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歡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也

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

應官使何耶循名責實也且碩德重望爲帝所厚任首相  
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璧微瑕其  
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早冬雷亦隨表賀此  
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則  
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嗚呼  
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  
不可不慎

雲間張時泰曰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又至是天  
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尙不可得  
天何爲常乘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  
之君相以天爲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  
若寇公號爲剛直而亦謝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爲真宗意  
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  
爲而俯首聽命以執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  
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爲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所不  
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  
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中張之剛耳何足貴哉  
雲間張氏白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  
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

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  
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馬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  
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噫二  
公之論固爲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當真宗欲興妖  
妄之時其意以爲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  
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  
之士哉此所以暗賄美珠以箝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  
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  
將眾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若  
何能爲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爲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  
笑於當時貽禍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爲之也嗚呼  
且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且  
者功之首  
罪之魁也

宋仁宗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禮莫大於分分  
莫大於名既不

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  
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  
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仁宗雖  
全私恩亦廢公義豈不深可惜哉

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甯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

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通判

靜軒周氏曰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爲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疏斥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爲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上言極諫是蓋盡職而忠於所事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謫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之不再貶而惡自見

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

范仲淹奏主招

納韓琦奏主進討朝廷終難之

靜軒周氏曰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爲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况元昊入寇邊城陷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兵眾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

書法明矣

雲間張氏曰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爲之太息夷簡何爲而以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於希烈鄭公不屈於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發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



宋英宗

雲間張氏曰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况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宋神宗

靜軒周氏曰小人之狀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君苟不能用之則已苟或用之則天下悖亂矣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警惑神宗創條例司議行新法未流至於靖康而不止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蓋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意耳

靜軒周氏曰值斯之際羣陰浸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歷觀四月以來賢臣之被黜者六人滕甫以見忌安石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輔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其專聚眾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

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靜軒周氏曰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爲學偏僻其自幼有矯世變俗之志而設施罔非矯世變俗之爲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先儒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爲斷爛不列於學宮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惑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萬一王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雖然浮雲蔽日不能損其真明聖賢之道昭著於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耶

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爲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陳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罹小人之禍蓋亦難矣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册深惜之也

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召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蓋用一小人退眾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雲開張氏曰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於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孫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

宋徽宗

難爲而禍之所以易招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盡言於立妃爲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於此乎

雲間張氏曰抑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略地則謀猷贊畫是皆有不世之功無前之績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甯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曰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加於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於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媲美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者興王之業徽宗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雲開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闢奸邪扶正直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爲通天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眾必鋤治簸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過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雲開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軍必有懾服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廷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幹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尙何以和爲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

何尤

靜軒周氏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姦肆虐蹈矩循規嗣是歷哲徽二君或紹聖或崇甯日積月累其弊彌長創

宋高宗

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爲作三經以策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濁亂罔非醞釀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吠紛紛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

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金世讎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趨其勢不兩立况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讎耻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讎恥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讎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果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垂閉張氏曰黃在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於時四面皆金兵矣尙聽浮屠說法無異平日孟子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即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

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仲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狠狠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

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荀彧字故力言檜賢於

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

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禁門曰闥刻爲運瑣文故稱宜先去之會

頤浩薦知紹興府屬浙江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

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句致渡江尊用

張邦昌結好主聲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爲相苗

劉肆逆苗傳劉正彥之亂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

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主聲罷都督之命

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

詔敕也

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

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

變能調護聖躬

謂諷帝禪位皇子及致復位

昔公羊氏言祭

債

仲廢君爲行

權

春秋桓公十五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

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

據安國春秋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

蓋權宜廢

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

高宗年號

之失節者今



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  
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  
職提舉仙都觀貫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  
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  
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

### 爲之一空

雲閉張氏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  
矣秦檜以金撻懶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覘  
知其實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  
輕信游酢方其爲苟文若况文若爲巨姦之輔其出處已  
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  
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  
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  
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崔汝

文也

靜軒周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尙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爲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爲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上皇卒于金

卒於五國城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詭譎怠欺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秋七月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

十四身夕美車身卷二  
重刊  
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怪之邪

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

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

治春秋史漢

史記漢書

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

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

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

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雲間張氏曰主和議者槍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  
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  
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槍榜其罪曰示不  
復斥今也榜墨未乾君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

槍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謝武穆之  
獄當首高宗張浚而縱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雲陽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  
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  
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  
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  
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  
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况浚與鼎好同  
魚水其閒少有私忿者皆呂祉以願爲正有以致之也獨  
不見濂崗賈寇之事乎於時卽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  
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讎還祖宗之舊  
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  
虎不足多讓顧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  
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况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  
相非人尙可罷之况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  
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  
朝廷罷之也綱

目之旨微矣

靜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  
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

之大難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爲名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矧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廉耻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權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牌一日送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册則惜之之意可見

靜軒周氏曰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眾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

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梏天下之筆乎書曰

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雲間張氏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蓋亮已知雍爲國人所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况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功成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元之肥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元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宋孝宗

宋光宗

宋肅宗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雲閒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剛淪九法數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閒有誣妄誣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爲文

公頌

史臣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况可爲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冑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善後之計不知兵凶戰危爲國招難以陳自強爲謀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